

【红楼百味斋】

“红楼”的“年终奖”

□于瑞桓

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百科全书,《红楼梦》关于“过年”的描写可谓细致入微,从“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到“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”用了二回的篇幅生动展现出一幅封建大家庭“过年”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其仪式之繁琐、阵仗之豪华真堪与皇家的大典媲美。“祥和”是春节的主题词,“年终奖”自然就成了喜乐的助燃剂。皇上给权贵发,权贵给族人、下人发,恩赏一级级传递,多少不论,烘托的就是个气氛。

皇帝给贾府的“年终奖”有多少,曹公没明说,只是说“净折银若干两”,用贾珍的话说不管多少都是“皇上天恩”“祖宗的福”,“咱们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,到底不如这个又体面,又是沾恩锡福的”。皇帝赐的“年终奖”也的确不是给贾赦、贾政、贾珍等在朝当差的年终辛苦奖,“皇恩永锡”的黄布口袋上,还印有“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”的字样,就是说:这“年终奖”是赐给仙逝的列祖列宗的,目的是教育后代“承福”要念“祖德”,“勋业有光昭日月”“以后子孙承福德”。

所以贾府“年终奖”也不是论功行赏,与个人工作量多少、质量如何都毫无关系。给族人是按“等第”一人一份,给家奴和戏子是随机撒钱,能得多少全靠抢,图的就是一乐。“年终奖”体现的是望族大户的仁慈,维系的是家族的稳固与尊卑的秩序。

如果论功行赏,荣国府的CEO王熙凤应该拿金奖,可凤姐非但一分钱没得,大过年的还两次“躺枪”:一是说书女先儿讲的《凤求鸾》故事中的男主角儿撞了王熙凤的名讳,二是贾母讲的“巧嘴”媳妇喝猴尿的故事,两个故事合起来就是“效戏彩斑衣”。“重名讳”“喝猴尿”,王熙凤得的这“年终奖”可真是无名无利。要知道“名讳”这在古代可是大忌。历史上的帝王为“名讳”,有改日读音的:如“正月”的“正”本读[zhèng],因与秦始皇嬴政音读改成了[zhèng];有改神仙名的:如“姮娥”因避汉文帝刘恒音讳,改称“嫦娥”;有改地名的:如开封在春秋时叫启封,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,改为开封。

先撞名讳,又喝猴尿,难道贾母是要雪上加霜,有意当众羞辱劳累了一年的阿凤?以贾母之仁慈与智慧绝不可能,她的本意应该是点拨凤姐,担当一家之大业,光像耍猴一样能说会道演戏不行,还要厚德载物。以王熙凤的聪慧机敏自然也能听懂贾母的暗示,但生于末世的王熙凤面对的是一群“坐山观虎斗、借剑杀人、引风吹火、站干岸儿、推倒油瓶子不扶”的“刁奴”,和盛世当政的贾母所处的环境已截然不同。那时贾府不乏焦大这样自己喝马尿在死人堆里背主子逃命的义仆。生于末世的凡鸟(凤)——凤姐,能照搬贾母持家理政的全套方案吗?虽说“天不变 道亦不变”,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“道”,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根本,但处在“昏惨惨似灯将尽”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末世的王熙凤,早已呼吸到一股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。她机智地用两个故事不动声色地回敬了贾母对她的教诲:

一个是用极尽渲染的开场白,讲了个大家族正月半的酒宴有头无尾的故事;一个是犛子放炮仗没到地方就散了的故事。王熙凤那绕口令般的“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婆婆、媳妇、孙子媳妇、重孙子媳妇、亲孙子、侄孙子、重孙子、灰孙子、滴滴搭搭的孙子……哎哟哟,真好热闹”的隆重的开头,吊足了爱热闹的贾母的胃口,见凤丫头突然住口,就急着问:“你说你说,底下怎么样?”凤姐却笑道:“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,吃了一夜酒就散了”。众人也不甘,还是要打破砂锅问(纹)到底?凤姐却拍着桌子说:“好罗唆,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,年也完了,节也

完了,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”。过了今天哪知明天,这表面鲜花着锦的豪门贵族,也是千里搭长棚,散是必然,不散是梦幻,就像放炮仗的犛子,明明炮仗已经散了,自己听不见,却还抱怨“卖炮仗的打的不结实,没等放就散了”。

王熙凤在过年的盛大家宴上,三次说到“散了”,这里有风丫头的寒心也有对贾家摇摇欲坠的预感。王熙凤自然不缺那“百两金子千两银”的“年终奖”,但她需要对自己“苦劳”肯定的褒奖。可封建社会的道德核心是“仁义礼智信”,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处在封建末世的凤姐怎么“礼”,怎么“和”呢?她在协理宁国府时用“责任到人、赏罚分明”的办法,才保证了一个早就“忒不像”宁国府,能为秦可卿办个风风光光的大出殡。在“和为贵”的文化伦理下,“脸酸心硬”的“烈货”王熙凤没得到“年终奖”,是在“情理之中”但又在“意料之外”。所以当炸晦气的鞭炮响起时,见贾母搂住黛玉,薛姨妈搂住湘云,王夫人搂住宝玉时,她说了句“我们是没人疼的了”,强势的王熙凤用戏谑的语言表达出——她其实也需要一个真心的“抱抱”:我懂你老太太的担忧,你也懂我的不易。

宁国府那边也有个没得到“年终奖”的名唤贾芹,原因是他在荣府那边有了差事,一年到头油水捞了不少。按说宁国府的年终奖是一种“恩赏”,无论族人个人的年收入如何,都该人人有份,但当贾芹出现在领赏队伍中时,被贾珍训道:“我这东西,是给那些闲着无事无进益的小叔叔兄弟们的。那二年你闲着,我也给过你。如今你在那府里管家庙里和尚道士们,除分例外,和尚的分例银子都从你手里过,你还来取这个,也太贪了。你在家庙里夜夜招聚匪类赌钱,养老婆小子,还敢领东西来?领不成东西,领一顿馊水棍去才罢。”贾芹这“年终奖”落了空,落空的主要原因是他在荣府那边有差事,至于聚赌养小的道德问题有但不是根本,贾家弟子奴才有几个不海淫海盗的?再者就是宁国府今年收成打了对折,没钱豪横的大发“年终奖”了。

按贾珍的预计贾府的收入,一个庄“至少有五千两银子”,两府各剩八九处田庄该有五万两银子的进项。但今年“三月开始下雨,接二连三直到八月,九月里又一场碗大的雹子”。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只送来了现银二三千两,所以贾珍说“真真是叫别过年了”,可见贾家这年不好过。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就说,这荣宁二府“安富尊荣者尽多,运筹谋画者无一”。“剩下了八九处园子”,说明贾家已连年亏空,早开始变卖田产了,深居后花园内的探春,从大管家赖大家的兴起,看到了“抓经济”的重要,但大观园内的兴利除弊,不过是昙花一现、雨过地皮湿,贾府败落是迟早的事。

贾府的“年终奖”不是现代社会多劳多得的奖励机制,而是封建社会权贵行“慈善”的道场;而“慈善”是一种道德行为,既不能以力相逼,也不受条律的约束,“年终奖”怎么赏?赏给谁?赏多少?被赏者是没有丝毫发言权的。宝玉的大丫头袭人的娘,年前死了,王夫人赏了她四十两银子;贾母的大丫头鸳鸯的娘,年前也死了,就没有这份赏赐,以至于当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死了,就拿袭人做比,闹了个人仰马翻。现代社会的“年终奖”是按劳分配,体现的是对劳动者个人的尊重,激励的是创造者的工作热情,所以无论是机关算尽的凤姐,还是杀伐决断的贾珍,没有从创造者的角度制定的奖励机制保驾护航,终将是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”。

现代社会的“年终奖”是竞争中有公平,肯定的是劳动者的劳动,“年终奖”虽然岁岁年年不相同,但不管过去的一年历经了多少磨难,踏过千重浪也要回到家人的身边,欢欢喜喜过个祥和的大年,是华夏民族永远不变的习俗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最重要的日子

□冯帆

奶奶和爷爷在的时候,父母都是带我回农村老家陪爷爷奶奶一起过年。奶奶和爷爷不在了,父母还是带我回农村老家过年。

和爷爷奶奶在时最大变化就是我从童年、少年到青年,我们一家从三口人到四口人再到今天的五口人;和爷爷奶奶在时相同的是总要煮一锅地瓜芋头作为年夜饭,敬天“发纸”迎接新春佳节包的水饺还是白菜豆腐的……

父亲常念叨:“奶奶活着时说,每个月都有初十五,就是正月初一过年这一天最重要,当爹娘的就盼着这一天儿孙绕膝,都围在一起吃顿饺子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我从记事起就知道过年要回农村老家。每到要回家过年的时候,父亲和母亲从鸡、鱼、肉、蛋、蔬菜、水果到瓜子、葡萄干、糖块等等,尽可能考虑周到,购买齐全。因为在农村乡亲们眼中,我们一家都是城里人,条件比他们好,父母就想着总得给乡亲们带些他们平时吃不到的稀罕物品。所以虽然父母都是工薪族,但在置办年货这事上绝不含糊,每到要回家过年时,总是大包小包堆成小山。

每年春节前,父母都要带着我赶离老家二华里多的洪瑞集。卖猪肉的、卖鸡的、卖鱼的、卖纸花的、卖糖葫芦的、卖糖瓜的、卖摇钱树的、卖衣服的……记忆中的洪瑞年集比现在的商场热闹多了,听父亲说周围二三十个村庄的乡亲都来这里赶年集。那时,过年还没有禁放烟花鞭炮,因此年集上几十家卖鞭炮的轮流燃放。赶年集的路上和赶完年集回家的路上,鞭炮声始终响在耳边。那个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的过年场景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。

上小学的时候,每年的寒假作业里都有一篇作文是“赶年集”,我三年级时写的一篇“赶年集”还被老师推荐给了报社。那是在报纸上刊登的处女作,还挣了6元钱的稿费。

从集市上往返的时候,父亲总要买一棵“摇钱树”。所谓的“摇钱树”就是竹子,上面挂上一串串染红的带壳的花生、红枣、纸花、铜钱。“摇钱树”买回家插到院子里的石磨眼里,到大年初一的早上,晃动这棵“摇钱树”,花生、红枣、铜钱等纷纷落下来,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,大吉大利,钱财滚滚,平平安安。

赶完年集就是守岁和拜年了。

年三十这天,要么是奶奶炸年货,要么是奶奶指挥着二大伯炸年货。不管是奶奶还是二大伯炸,最先品尝到的一定是我。在我的心中,故乡年味浓就浓在这油炸年货中,炸丸子、炸藕合、炸鸡、炸肉、炸豆腐、炸土豆片……这天,除了奶奶主持,包括二大伯、二大娘等都参加的团圆饭以外,年年不变的还有奶奶煮的芋头、黄瓤地瓜、栗子的年夜饭。奶奶总是在煮熟的黄瓤地瓜里挑一个最好看的放到我碗里;然后从锅里捞出芋头,让我蘸白糖吃。

守岁时,最忙的是奶奶。她除了给我们准备年夜饭,还要准备“发纸”用的水饺、汤圆等。我们家传下来的习俗是敬天地的水饺必须是素馅的,趁我们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,奶奶就忙着用白菜和豆腐做馅,包水饺,父亲和母亲帮忙打下手。

奶奶会在水饺、煮汤圆的锅里放上一把桃条子。水煮开后,舀出桃条水让全家人洗手洗脸。用桃条水煮的水饺和汤圆举行过“发纸”仪式后,剩余的,奶奶又给每人盛一碗。既有水饺又有汤圆,这一定是大年初一凌晨吃的第一顿饭,也是一年中的第一顿饭。水饺和汤圆,寓意一家人和和美、团团圆圆。

奶奶每年都会给孙辈们发压岁钱。奶奶是位老党员,她的“退休工资”成了孙辈们的压岁钱。当我和父母一起跪在奶奶面前,给她拜年的时候,穿着崭新衣服、满头银发的奶奶,故意用衣服做出包钱的动作,边笑边说:“我把儿孙给我的福都收下了。”奶奶已离开我们七个年头了,年年过年,我总想起奶奶给我压岁钱时让我产生的自豪感和幸福感。

现在过年回到老家,坐在椅子上接受拜年的已经成了我的父亲和母亲。今年这个春节里,我携妻子给父母拜年。我周岁的儿子给他的爷爷奶奶送上了最美好的祝福: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